



花季雨季系列

花季·雨季

郁秀 著

一代人的集体青春记忆

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 ○ 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○
宋庆龄儿童文学奖 ○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○



海天出版社 (中国·深圳)

第 11 卷 (11) 目錄

花季·雨季

郁秀◎著



海天出版社 (中国·深圳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季·雨季 / 郁秀著. —深圳:海天出版社,
2015. 4
(花季雨季系列)
ISBN 978-7-5507-1300-0

I. ①花… II. ①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35124号

花季·雨季

Huaji Yuji

出品人: 陈新亮
出版策划: 于辉
 赵同敏
责任编辑: 谢芳
 蒋鸿雁
责任技编: 梁立新
责任校对: 初君
装帧设计: 李松璋

出版发行: 海天出版社

地 址: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(518033)

网 址: www.htph.com.cn

订购电话: 0755-83460293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
排版制作: 深圳市思成致远创意文化有限公司 0755-82537697

印 刷: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21.5

字 数: 320千

版 次: 2015年04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03月第6次

定 价: 32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男生是另一半天空 / 54

爱情到底几个解 / 57

第一章

又搞突然袭击 / 1

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 / 6

最喜欢的格言 / 9

想起的便全是好处 / 12

第二章

特殊的见面礼 / 14

翡翠咖啡屋 / 15

一只孤独的小鸟 / 19

第三章

硕士、博士也能买吗 / 22

爱因斯坦的名言 / 26

他不允许自己失败 / 28

功败垂成竞赛场 / 30

自己的双手最可信赖 / 34

第四章

“深圳绿卡”情结 / 37

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去 / 41

一点意思一壶酒 / 45

第五章

莫非他像爸爸 / 48

家里出现第三者 / 49

第六章

《课室铭》风波 / 61

钱真是万能的吗 / 65

男生带女老师是 OK 的 / 67

雷震子的崇拜者 / 69

第七章

重阳节登梧桐山 / 74

绝对的新感觉 / 79

梧桐是爱情树 / 82

“合资公司”闹散伙 / 84

好像她不是中国人 / 87

第八章

男孩对女孩是个谜 / 93

为受挫折而庆幸 / 97

我的领袖狂想曲 / 99

第九章

师生恋，脏兮兮的 / 103

军训伶仃岛 / 106

不愧是最可爱的人 / 110

兵哥们全在行 / 112

勤工俭学不容易 / 167

第十五章

初到碧奇厂 / 172

被提升为拉长 / 177

致人而不致于人 / 181

你应该姓“坏” / 185

离厂一步三回头 / 189

这个寒假不轻松 / 191

第十六章

老师太小气了 / 200

谁知道母亲的生日 / 203

妈妈是多么值得深爱 / 207

公开课的小秘密 / 210

第十七章

渴望认识社会 / 212

发展势头挡不住 / 215

最贫困和最富裕 / 218

恨不能马上大学毕业 / 222

觉得自己在加速成长 / 224

第十八章

多是为情所伤 / 226

她把秘密埋在心底 / 229

爸爸，你挺行 / 233

第十章

这节课自由发言 / 114

不是人脑是电脑 / 118

羊群中的骆驼 / 120

一代便是一重天 / 122

《生活是什么》 / 124

第十一章

小心早生华发 / 127

红烛配红心 / 130

一百零一个歉意 / 133

第十二章

“鱼”与“熊掌” / 137

长大真不容易 / 140

不知死了多少脑细胞 / 142

第十三章

寒假必须搏一搏 / 149

正经读书才是真的 / 150

傻子要考清华 / 155

他要让钱生仔 / 158

第十四章

明天7点火车站见 / 161

花自己的钱就是不一样 / 164

文理分班让人为难 / 284

我的未来不是梦 / 285

实在舍不得退学 / 288

第十九章

这是时势造英雄 / 237

考上大学奖5万 / 241

前头的风光更迷人 / 243

出国潮和回归潮 / 245

第二十章

画像引出的事端 / 248

你几时关心过我 / 252

他是被冤枉的 / 254

全让这个女孩看透了 / 255

第二十一章

太讲哥儿们义气 / 258

咱班的同学都很可爱 / 260

深圳明天靠你们 / 262

少女的暗恋 / 266

第二十二章

也许她真是妹妹 / 268

她突然去法国了 / 270

永远的最后一瞥 / 271

爱情讨论会 / 273

第二十三章

欢迎你做中国新娘 / 280

第二十四章

中国父母真累 / 292

女中学生的演员梦 / 295

还未开拍已入戏 / 298

幸运的红帆 / 301

并不意味着最后的成功 / 303

第二十五章

明日又是新的一天 / 306

父亲当上十佳青年 / 307

希望中国快富起来 / 310

有个女生报考西藏大学 / 313

第二十六章

大家跳起来 / 317

一定要考上大学 / 321

离家的人最有出息 / 324

评选“特优生” / 326

明天会更好 / 330

后 记 / 333

第一章

又搞突然袭击

上课的预备铃刚刚响过，教语文的陈老师就走进了高一（4）班。她摇晃着手里的一叠考卷说：“开学到现在已有两个星期了，今天进行一次单元考，桌面除了笔和涂改液，其他东西都收起来！”“又搞突然袭击！”“完了完了，死定了！”有人习惯性地嘟囔着。但是卷子一接到手，便只有春蚕进食声了。陈老师出的卷子总是满满当当，不抓紧时间很难做完，埋头作答是正道。

不过，半个小时后，有些人像化学反应中不安分的原子，开始活动了。余发首先想到的救兵是王笑天。他瞄了老师一眼，老师望着窗外，好像在欣赏什么。余发放心了，将问题写在小纸条上，揉成一团扔给最后一排的王笑天。就在这时老师转过身来，巧的是纸团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后面的垃圾桶里。老师皱了一下眉，没有言语，低头改作业。余发连忙又扔了团纸过去。老师走下去拾起来，一看是张白纸，说了句“上课不要乱扔垃圾”，又回到讲台。

作弊虽然未遂，但是也没被老师抓获，余发暗自得意：“老师怎么斗得过学生！”

五六十年代的学生视作弊为“大逆不道”，到了八九十年代，学生则视之为“值得同情的行为”。本来嘛，平时不读书的想捞个及格，成绩不差的想考好，成绩好的想得第一。作弊在他们看来，并不怎么可耻，相反，作为考试的一种“对策”成了公开的秘密。所以考试前，同学之间常有半真半假的玩笑：“兄弟，这次考试全靠你了。”“通点水来。”“你要

会do才是。”……

不过现在余发不敢轻举妄动了。陈老师看起来在改作业，实际上是一心两用。她不时用眼睛余光扫描全班。递条子、翻书、窥测左邻右舍均无从下手，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做了。

先易后难，这个最基本的考试技巧余发当然懂，但是找来找去，居然找不到一题容易的！看来只能撞运气了——用拈阄儿的办法来对付选择题。弄几个纸团拈来拈去肯定是不行的，老师看见你手上有纸团，准把它当作是别人传递过来的“情报”。只能是“点指兵”了。余发坐直身子，右手扶着笔，煞有介事地停在卷子上；左手握成拳，那凸起的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关节依次编成ABCD，然后默念儿歌并用眼光点指。儿歌结束时停止在哪个指头上，就把它的编号填到选择题上。老师从高处往下看，看到的是余发用心思考认真书写的情景。

一位同学站起来：“老师，给多张纸。”

一听这话，便知道是广东人，广东人讲话才如此，“你先走”说“你走先”，“多给张纸”说“给多张纸”。

他叫陈明，头发有点乱，不知是独特的发式造型，还是不梳头的结果。他是这个班的学习委员，是个……用现今校园里最流行的话叫“好甯好cool”。班上的王笑天曾经想以他为素材写篇小说什么的，题目起得怪怪的：《他真是个人物》。

老师拿了张白纸从讲台上下来，看着陈明的卷子，又看看其他同学的卷子，有比较然后知高低，老师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。

所有的人都不由得抬起眼睛盯着陈明，那目光有赞叹，有妒忌：这家伙又要“独领风骚”了！

一直往头上擦万金油的戴眼镜的女孩是林晓旭，无论大考小考她都抹万金油，一上考场，她就觉得头昏昏的，哪怕是最拿手的语文。

谢欣然坐在一个不前不后的位置上，她正对着几个作家名寻思：《长江三日》的作者A李健吾，B刘白羽，C吴伯箫，D郑振铎。好像是刘白羽，李健吾也对吧。欣然犹豫着，考前明明还翻过这一课，怎么这会儿全糊涂了呢？我这是怎么啦？

慌乱中欣然扭头去看萧遥。他正奋笔疾书。考试前，谁都说“我没看书啊”“我没背啊”“我什么都记不住”“我肯定考不好”，可是真考起来，一个比一个答得快，答得多。看来，中学生也够虚伪的。

下课了。

“收卷吧，到时间了。”

“老师，等会儿吧，没做完呢！”几位同学嚷嚷道，仿佛是老师把表拨快了。

“到时间了，好了好了，交吧！”

“老师延长点时间吧！”

“不行。各组长收卷！”

怨声四起：“这次题目怎么这么难！”“好多都超纲了！”

“谢欣然，”老师在讲台上拿着一摞卷子大叫，“快点，别的小组都交了。别写了，把你们组的卷子收上来！”

欣然把笔一丢，站起来，把他们组的卷子交上去。老师一边整理卷子，一边对欣然说：“这次考得怎么样？上次小测你就明显退步了。怎么，好像有什么心事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。”欣然跟老师站在一块，足足高出一个头。

“没有就好，女孩子大了心容易散，不要认为自己基础不错就放松。女孩子就担忧没心机，千万别放松。”

欣然心想，我哪敢放松啊，一天恨不得有32小时才好。因为她知道自己毕竟不同于其他学生。

“回去坐好，同学们都坐好了！和大家说一件事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考试，我要住院开刀去了，以后出院也不能再带你们了。从下星期起，有位从西安调来的老师教你们，他姓江，教学经验十分丰富。我还是那句老话，任何时候对自己都不要放松。特区条件好，养人也害人。想想自己在内地的同学是怎么努力的，再看看郑新那届，百分之九十考上大学，郑新就更不用说了，你们都知道，全省理科‘状元’。你们千万别放松……”

九中上上下下无人不知，去年高三的郑新在高考中荣摘了全省理科

“状元”桂冠，登了报纸，上了电视，出尽风头，连同校长、教导主任、班主任以及任课老师也风光了一阵。

“这回考试，题目是难了点，就是想给一些同学敲一下警钟，不要松劲。萧遥，你把班上的情况写份总结报告，明天下午交给我。林晓旭，你跟我到办公室一下。下课！”

同学们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急不可待地冲出教室。大家或站或坐，不约而同地打量起这位早该注意的班主任，一个矮矮瘦瘦黑黑的小干巴老太婆。

“老师，您得什么病啊？”一位长得很出众的女孩子站了起来，她叫刘夏。

“老师，您在哪家医院治病？是市人民医院还是联合医院？”女孩子们七嘴八舌地问。

陈老师显然很激动：“同学们，听你们这么说，老师很感动。也没什么大病，年纪大了病也多了。你们好好学习就是对老师最好的安慰。”

同学们这才零零散散地离开教室。

“小老太真要开刀？”

“真可怜。原来也没听说有什么病啊。”

余发心里也挺不好受的。别看他凡事大大咧咧，毛毛躁躁，满不在乎。平日里偷看作弊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可这次——余发觉得说不清。

语文科代表林晓旭走近谢欣然：“你等我一下，一会儿就回来，咱们一起走。”

欣然站在走廊上等晓旭，心里虚得要命。她总自信临场的心理状态很好，无论什么样的考试都能冷静应对。但是这回……难道是因为他？欣然倒吸几口冷气。

这时，她看见王笑天、萧遥在打篮球，心一下热了起来。

王笑天是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，是个“小帅哥”，虽然脸上有几颗“星星点灯”似的青春痘，却不影响他在不少女生心目中“白马王子”的地位。他篮球打得特棒。每次比赛，王笑天那漂亮的带球过人三步上篮，定能引起观众席上一片喝彩声。每当这时，王笑天总回头兴奋地奔跑几

步，冲球迷们扬扬拳头——他还真当自己是乔丹了——同时，头往后一甩，头发便也随着潇洒地上下一颤，有型有款的。这更加深了那伙爱激动的球迷们的兴奋程度。

不隐瞒地说，九中不少女生背后悄悄地给王笑天打过“100分”。可欣然认为男孩子光是靓仔是不行的，还要讲能力、讲才气、讲性格。她心目中也有打“满分”的人，那就是萧遥。

萧遥是他们的班长。他的父母都是驻外的经贸人员。萧遥和爷爷奶奶在深圳。

才华和英俊相比，女孩子们更容易为才华所倾倒。欣然觉得自己的那情感是淡淡的、浅浅的，但是并不轻松……这种感觉她是绝对不会对别人说的，甚至包括林晓旭，何况也说不清楚。

欣然望着萧遥的背影，若有所思。

一辆赭红色的山地车出了校门。欣然一眼就看出是陈明的车子。在同龄人中，陈明可谓是佼佼者。他拥有许多同龄人梦寐以求的东西，多次代表市中学生参加省和国家级的竞赛，多次捧着奖杯回来。他本人的照片也被放大到24寸贴在校门口的橱窗里。本班同学多以“英才生”作为对他的称呼。

班上能和他“比试”的只有萧遥。欣然觉得有些方面他们蛮相似的，但更多方面他们截然不同。欣然觉得陈明像一本经书，不容易读懂。

……

“欣然，等谁呀？”有人拍拍欣然的肩。

欣然扭头一看：“啊，刘夏啊，不回家呀？”

“回家干吗！”刘夏没好气地说。

欣然一愣。班上早传言刘夏父母关系紧张，时有“两伊”战争，看来这事是真真切切的了。欣然灵机一动，开玩笑附和道：“就是，回家有什么意思，还不如看王笑天打球呢！”

刘夏笑骂一句“竊线（神经病）”，就和欣然打闹起来。

这时，林晓旭过来了：“你们笑什么？”

“我在笑青梅竹马。”欣然一说完，晓旭“扑哧”也笑了，大家都心

领神会。刘夏和王笑天的事啊可是热门话题。

欣然拉起晓旭就跑：“刘夏，我们走了，你在这儿等他吧！”

“陈老太和你说什么来着？”走远，欣然把手插到晓旭的胳膊里亲热地挽着她。

“别‘老太老太’的，多难听。其实陈老师挺好的。”

“嗨，想当初，陈老师——师要求交日记，第一个反对的就是你！”

“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她倒真是个好人的，就像许多文学作品、电影电视里的那种‘蜡烛’似的老师。至于现在的学生是否还接受还认可，那是另一回事。不过同学们都认为她是好人。刚才，我到办公室去，老师就叮咛我半天，要协助新老师搞好语文学习。她还要熬夜改试卷，后天就要住院了。陈老师挺可怜的。”晓旭用了“可怜”这个词后，突然有点后悔，“可怜”仿佛比“笨”“坏”“差”更严重。

“你今天的日记素材有了——到你的日记里抒情去吧！”

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

天没亮，闹钟就响了。5点半。欣然按了下闹钟，翻了个身又睡了。欣然有个习惯，喜欢把闹钟拨前一点，因为闹钟响过，她还要再睡上一会儿。等她再醒来时，5点50了。欣然一起床，全家也都跟着起来了。

今天要出校板报，欣然的那手好字画是全校闻名的，搞板报的任务自然落到她身上。欣然迅速梳洗完毕，拎起书包就要走。

“出板报啊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不吃早点？”

“街上吃。”

“街上不干净。没看昨晚的深圳新闻，现在地下工厂特多，都很脏，什么死猪、病猪都卖……”

妈妈也不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唠叨，欣然真觉得烦。有一次她看

了一本杂志，说这是妇女到了更年期。

欣然挎上书包出了家门，把妈妈的唠叨关在门里。

一路风景好极了。深圳的绿化真不错，空气也新鲜。从上海来的欣然特别有体会。上海空气太糟了，一大早，那些退了体的老人只好抱着棵树，与它进行“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”。深圳好多了。每次“十佳卫生城市”评比，总能名列榜首。道路的两侧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柏树墙。由于没有空气污染，柏树叶碧绿发亮，周围的小草也是嫩绿可人。晨风轻轻拂过，犹如婴儿的小手摸在脸上。

前面的朝阳红彤彤的。太阳是欣然最喜欢的。太阳总是欣欣然的。每日东升的朝阳、西落的夕阳总有一种无可抵挡的力量。“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”，欣然欣赏这句话。

要穿过很大的广场，才能到九中。广场大而空。这个广场是深圳人举办各种书展和义务服务等活动的场所。广场对面，在一片绿幽幽的荔枝园的尽头，有一座高高的铝合金窗的楼房，那就是九中的科技馆。房顶尖尖的，真有“攀登知识顶峰”之感。馆内的设备相当先进，就电脑而言，连内地许多大学都可望而不可即。

学校大门口有一座花坛。那尊少男少女的塑像高高屹立在喷泉之中。这种深蕴在动态形象之中的朝气、热情、腾跃，叫人为之一振。

寄宿生已经在体育老师“一二一”的号令下跑步了。欣然老远就看见他们班的柳清。柳清很胖，跑步对她来说倒真是一种很好的减肥运动。

“柳清。”欣然打了个招呼，仅此而已。可柳清一听见，立即向老师说了些什么并且跑了出来。

“谢欣然，”柳清说，“叫我吗？”

“嗯。”欣然犹豫了一下，“我们出板报缺人手，你帮个忙吧。”

“我行吗？”柳清乐得眼睛只剩下一条缝，“我去换下衣服，很快就来。”说完跑了，就像有多光荣的任务等着她，缺她不成似的。

“体育老师会同意吗？”欣然追问一句。可柳清已经跑远，也许没听见。欣然摇摇头，完全是老师对学生的姿势。

柳清是个热心肠，不管对谁，都是有求必应，不过有点“E·T”，就是

“外星人”的意思。这是班上女生对她的评价。同学们不太愿意搭理她，和她在一起总觉得不太光彩。刘夏还说她是“猪八戒的表妹”，可认真分析她的为人，她的品行，又都挑不出什么。

柳清换好衣服乐颠颠地跑到板报前。她是这样向体育老师请假的：“学生会宣传部长找我一起处理一点事。”其实柳清所能干的，也就是帮谢欣然用一根涂满粉笔末的棉线，在光洁的黑板上轻轻一弹，留下一条淡淡的痕迹，不至于把字写斜，再就是递递板擦。可柳清很兴奋，时不时地没话找话。

“今天气温多少？”“吃早餐了吗？”

欣然一面画画，一面听柳清自言自语：“听说新老师40多岁，是男的。”

欣然没理她：“这字齐不齐？”

柳清退后几步：“挺齐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欣然不放心，还是从椅子上下来，看了看，“不齐。”擦了，再写。

谢欣然在那光洁的玻璃黑板上画一组人物：爱神丘比特、美神维纳斯……标题是“请指出他们是谁”。

“欣然，你画得好极了，太棒了！”柳清拍着手称赞。谢欣然的那手好字画全校无人不晓，在小学时她的书法就漂洋过海到日本展览。

欣然得意地笑笑。

“不过，那个女的怎么不穿衣服？”

这句话差点没把欣然噎死。这时，同学们陆续进校了。欣然发现他们也只是对画像的生动赞叹不已，至于画像的内容却无人理睬。

“欣然，”一个披着长发的女生走来，“欣然，我有事找你，昨晚给你家里打了几次电话，都不通。”

她叫唐艳艳，高三的。欣然在学校里知名度很高，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她，她也认识许多高年级同学。

“别急，先猜猜这一组人物是谁。”

“哎呀，我们都高三了，一大堆历史大人物的名字都没背，哪有工夫

猜你的这些小人！你有初中《地理》吗？”

欣然叹口气：“有，是不是复习要用？”

“是的，我的所有的初中课本都放在上海，没带来。你有太好了，借给我。”

“行，我帮你找出来。”

欣然他们家从上海迁到深圳，几乎没带一件家具。所有的家当就是爸爸的十几大箱书，包括欣然的一架子书。尽管许多书是再也用不上的了，但爸爸都没扔，格言是“懂得爱书才懂得读书”。

最喜欢的格言

林晓旭经过板报时，对柳清打了个手势，把手指压在嘴唇上，蹑手蹑脚地上前用手蒙住专心写字的谢欣然。欣然吃了一惊，“呀”的一声叫了起来。“谁？谁？晓旭，一定是！”欣然一边摸一边猜。晓旭笑着松了手。

林晓旭说：“怎么，又没吃早餐吧，这个板报可让你饿了3个早上。早上不吃东西不利于健康。早餐是很重要的。我给你带了两块蛋糕，你看我对你侍候得多周到！”

“真是贤妻良母！”欣然接过蛋糕，开玩笑道。

“去你的吧！”

“欣然你画得真好！”晓旭对欣然的人物画像赞不绝口。

“猜猜他们是谁？”

“我只知道这个是维纳斯、丘比特、安琪儿，别的就不知道了。”晓旭有些抱歉。

连晓旭都不全知道，欣然很难过。

“欣然，你画得真好，很有神韵，怎么画得这么好？”

“我认为有风格是作画的关键。有的画家，画画太墨守成规了，画树笔直俊秀，画山高大雄伟，画人美丽妩媚。那只是临摹而不是创作。”

“我看书法家比画家好当。临人家的画的叫抄袭，而把人家的字学到手的，却能称为书法家。”

欣然和晓旭只顾着自己两人讲话，柳清为了不使自己过于尴尬，便凑了一句：“新老师40多岁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欣然和晓旭一块问。

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，柳清赶紧把昨天路过办公室时听到的片语只言倒了出来。

“据说，”柳清强调这两个字，假如情况有出入，也好开脱自己，“据说新老师40多岁，从西安一所重点中学调来……”

“40多岁？我很希望换个年轻点的老师，大家比较谈得来。”欣然说。

林晓旭说：“我倒希望是个年长的老师，那样才有经验。最好也有一个和我们一般大的女儿。”

这时，刘夏匆匆地跑过来：“谢欣然，‘老古董’找你。”

欣然丢下粉笔头，急忙从刘夏身边擦过去，嘟囔了一声“谢谢”，便向教务处跑去。

在走廊里，她迎面撞上了萧遥和一位学生会干部。欣然猛地收住脚，道了句“不好意思”。

“谢欣然，我们看了你出的板报，维纳斯、安琪儿、丘比特、普罗米修斯等都像得很。你很有灵气！”萧遥说。

欣然欣慰地笑了。他懂，她画的他全懂，真谢谢他了。他还夸她“有灵气”，听见了吗，不是“漂亮”“可爱”，是有“灵气”！哪个女孩子不喜欢别人的赞扬，特别是含蓄而有哲理的赞美？欣然起初的不快云消雾散了。她放慢脚步朝教导主任办公室走去，刚才的一幕揣在心底反复播放。

教导主任办公室门是半掩着的，平时很少有学生到这儿来，即使到了这儿也放轻步子。这儿十分安静。

“古主任，您找我？”

“谢欣然，有几件事和你谈谈。”古主任曾教过欣然初中数学，粉

笔在黑板上一圈，绝对的圆。他原本是内地一所大学的老师，来深圳只教了中学，近两年才当上教导主任。据统计，这种事还不少。大家都往深圳涌，人才济济，竞争激烈，要想在最短时间里办成调动，最好的办法是去中小学。

“你们班主任治病去了，萧遥又在准备参加竞赛，所以这些事也就由你负责了。”古主任呷了一口茶，“你要协助搞好新旧班主任的交接工作。班务日记整理一下，考勤表也整理一下，星期一交给新班主任。新老师姓江，在教育界赫赫有名，第四节周会我会向你们简单介绍一下的。”

古主任脸颊宽阔，下巴重重叠叠的。开学初，林晓旭曾在一篇作文里这样描述谢顶：中间是个溜冰场，周围是圈铁栏杆。大家都评价这形容精彩，并很快传播开来。于是古主任对他的头顶也敏感起来，一见人，就不由自主地用小拇指捋捋那几根稀疏的头发，以“地方支援中央”。

“可是，古主任，班务日记和考勤表一直都是由萧遥负责，我不太清楚怎么个情况。何况‘十一’板报评比……”欣然有些为难。

“萧遥正热衷于竞赛活动，他没有心思了。”古主任用带着几分不屑的口吻说。

欣然听古主任这么说便不好再推诿了。萧遥这段时间正在为参加市中学生知识竞赛忙乎着，能做的替他做了，也算帮他一点忙吧。不过古主任的态度真叫人不解。

“哟，还有，”古主任站起来，整理着桌上的文件，“陈明是怎么个人？”

欣然更不解了，古主任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她想了一会儿：“我们班的学习委员，成绩全年级第一，初三得了省数学竞赛一等奖和电脑程序设计竞赛二等奖，是保送上九中的……”

“这些我知道。”身为教导主任，对这些自然是很了解的，“我是想知道他思想上怎么样。”

“思想上？”欣然下意识重复一遍。

“他的为人处世，与同学的关系。”

“他不是很愿意与同学交往，挺不好相处的，还有……我对他并不